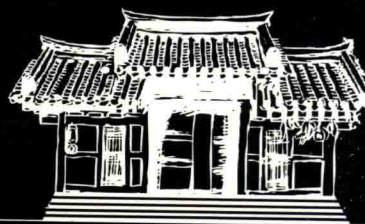


黄栋才

著



# 巴蜀老宅

怪物没有藏在老宅，  
它藏在人心

天一涯一论一坛

超高人气作品

黄栋才  
○ 著

# 巴蜀老宅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蜀老宅 / 黄栋才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5008-6648-0

I. ①巴… II. ①黄…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73493号

巴蜀老宅

---

|       |                                                                        |
|-------|------------------------------------------------------------------------|
| 出 版 人 | 芮宗金                                                                    |
| 责任编辑  | 葛忠雨                                                                    |
| 责任校对  | 董春娜                                                                    |
| 责任印制  | 黄 丽                                                                    |
| 出版发行  | 中国工人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 100120                                              |
| 网 址   | <a href="http://www.wp-china.com">http://www.wp-china.com</a>          |
| 电 话   | (010) 62005043 (总编室) (010) 62005039 (出版物流部)<br>(010) 62379038 (社科文艺分社) |
| 发行热线  | (010) 62005049 (010) 62005042 (传真)                                     |
| 经 销   | 各地书店                                                                   |
| 印 刷   |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
| 印 张   | 26                                                                     |
| 字 数   | 550千字                                                                  |
| 版 次   |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
| 定 价   | 48.00元                                                                 |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录

|      |      |
|------|------|
| 第一章  | 老宅惊疑 |
| 第二章  | 小路其人 |
| 第三章  | 病房探密 |
| 第四章  | 风流铸错 |
| 第五章  | 西山传说 |
| 第六章  | 儿时记忆 |
| 第七章  | 恰是逢场 |
| 第八章  | 后生可畏 |
| 第九章  | 路辟西山 |
| 第十章  | 晴天霹雳 |
| 第十一章 | 齟齬交易 |
| 第十二章 | 三进老宅 |

|      |
|------|
| • 1  |
| • 5  |
| • 9  |
| • 13 |
| • 17 |
| • 21 |
| • 25 |
| • 29 |
| • 32 |
| • 36 |
| • 40 |
| • 43 |

|       |      |
|-------|------|
| 第十三章  | 采访风波 |
| 第十四章  | 梦断情移 |
| 第十五章  | 奢宅传说 |
| 第十六章  | 三个女人 |
| 第十七章  | 意外发现 |
| 第十八章  | 执着女人 |
| 第十九章  | 何支受挫 |
| 第二十章  | 鬼迷心窍 |
| 第二十一章 | 深山追踪 |
| 第二十二章 | 虎穴周旋 |
| 第二十三章 | 小路失踪 |
| 第二十四章 | 街头疯婆 |

|      |
|------|
| • 47 |
| • 50 |
| • 54 |
| • 59 |
| • 62 |
| • 66 |
| • 70 |
| • 74 |
| • 77 |
| • 81 |
| • 85 |
| • 89 |

|       |      |
|-------|------|
| 第二十五章 | 临危受命 |
| 第二十六章 | 邪不压正 |
| 第二十七章 | 智斗脱险 |
| 第二十八章 | 春风得意 |
| 第二十九章 | 酒后真言 |
| 第三十章  | 换房思考 |
| 第三十一章 | 亲密恋人 |
| 第三十二章 | 执迷不悟 |
| 第三十三章 | 劝 谕  |
| 第三十四章 | 是梦非梦 |
| 第三十五章 | 小路归来 |
| 第三十六章 | 求证亲生 |

|       |      |       |
|-------|------|-------|
| 第三十七章 | 伪 装  | • 137 |
| 第三十八章 | 三更夜半 | • 141 |
| 第三十九章 | 亦真亦假 | • 146 |
| 第四十章  | 车站情变 | • 149 |
| 第四十一章 | 蹊跷车祸 | • 152 |
| 第四十二章 | 老宅密谋 | • 156 |
| 第四十三章 | 欲罢不能 | • 161 |
| 第四十四章 | 各持心计 | • 166 |
| 第四十五章 | 案情分析 | • 170 |
| 第四十六章 | 泄露玄机 | • 174 |
| 第四十七章 | 探测端倪 | • 178 |
| 第四十八章 | 紧急电话 | • 182 |



# 目录

|       |      |
|-------|------|
| 第四十九章 | 又是血案 |
| 第五十章  | 医院众相 |
| 第五十一章 | 陈英之死 |
| 第五十二章 | 心怀叵测 |
| 第五十三章 | 追究动机 |
| 第五十四章 | 凶案定性 |
| 第五十五章 | 重大发现 |
| 第五十六章 | 大事化小 |
| 第五十七章 | 案情有变 |
| 第五十八章 | 舌战专横 |
| 第五十九章 | 设计诱局 |
| 第六十章  | 套房惊魂 |

|   |     |
|---|-----|
| • | 187 |
| • | 191 |
| • | 196 |
| • | 199 |
| • | 202 |
| • | 205 |
| • | 209 |
| • | 212 |
| • | 216 |
| • | 220 |
| • | 224 |
| • | 228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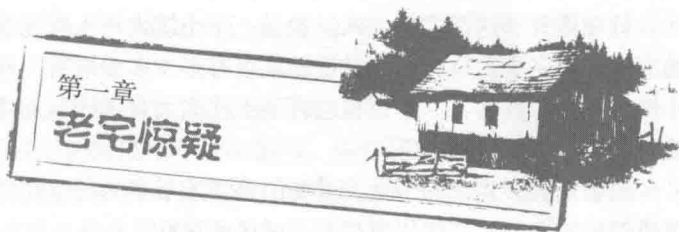
|       |      |
|-------|------|
| 第六十一章 | 欲盖弥彰 |
| 第六十二章 | 案中案  |
| 第六十三章 | 争取刘姐 |
| 第六十四章 | 惊见玉镯 |
| 第六十五章 | 情殇   |
| 第六十六章 | 将计就计 |
| 第六十七章 | 步步为营 |
| 第六十八章 | 谁是内奸 |
| 第六十九章 | 误会丛生 |
| 第七十章  | 解密   |
| 第七十一章 | 金蝉脱壳 |
| 第七十二章 | 爱的迷惑 |

|   |     |
|---|-----|
| • | 232 |
| • | 236 |
| • | 240 |
| • | 244 |
| • | 248 |
| • | 252 |
| • | 258 |
| • | 263 |
| • | 267 |
| • | 270 |
| • | 275 |
| • | 279 |

|       |      |       |       |      |       |
|-------|------|-------|-------|------|-------|
| 第七十三章 | 一声枪响 | • 281 | 第八十五章 | 惊闻噩耗 | • 330 |
| 第七十四章 | 虎穴求证 | • 285 | 第八十六章 | 不速刺客 | • 334 |
| 第七十五章 | 拖延时间 | • 289 | 第八十七章 | 身世揭晓 | • 337 |
| 第七十六章 | 设计台词 | • 293 | 第八十八章 | 今非昔比 | • 342 |
| 第七十七章 | 安岛之谜 | • 298 | 第八十九章 | 案情回顾 | • 345 |
| 第七十八章 | 耸人阵仗 | • 303 | 第九十章  | 推理假说 | • 349 |
| 第七十九章 | 百发百中 | • 307 | 第九十一章 | 惊弓之鸟 | • 354 |
| 第八十章  | 攻心为上 | • 310 | 第九十二章 | 女人计谋 | • 357 |
| 第八十一章 | 信香死亡 | • 313 | 第九十三章 | 惊险一场 | • 362 |
| 第八十二章 | 何去何从 | • 318 | 第九十四章 | 投石问路 | • 365 |
| 第八十三章 | 虎穴降凶 | • 322 | 第九十五章 | 提审何波 | • 370 |
| 第八十四章 | 丧心病狂 | • 326 | 第九十六章 | 谜底揭穿 | • 374 |

# 目录

|       |      |       |
|-------|------|-------|
| 第九十七章 | 用心良苦 | • 377 |
| 第九十八章 | 人头在此 | • 381 |
| 第九十九章 | 惊现女尸 | • 385 |
| 第一〇〇章 | 顽固不化 | • 390 |
| 第一〇一章 | 案情通报 | • 394 |
| 第一〇二章 | 谁是凶手 | • 399 |
| 第一〇三章 | 罪恶子弹 | • 404 |
| 尾 声   |      | • 407 |



这是一个有些年头的老宅，三百年不止，五百年不到。

深夜，韩小路打开老宅的门，忽然一阵阴风扑面而来，她的心一怵，身上的汗毛倏地竖了起来。她疑惑，这房里的所有窗户，明明是在她离开时关好的，而且还仔细检查了一遍。只要窗户关好，传说中西山上的阴风是吹不进来的。

只要风不进屋，房间里就不会有这么大的风！

可是，今晚这风明明就是从西山上吹来的哦！如果风真是从窗户吹进来的，那么房间里的窗户又是谁打开的呢？

她在惊疑中走向客厅，透过昏暗的夜色，看见客厅的两扇大窗户真的像两个黑洞似的大开着！透过那黑洞，她看见西山半腰的树林里有一团蓝色的火焰一闪一闪的。她强压着心中的恐惧，伸手去开客厅的电灯开关，可是摸了几次也没摸着。这时她才想起，这孤独的老宅离城遥不可及，那传递光明的电线压根儿就没有牵到这里。

神魂稍微安定的韩小路从手提包里摸出打火机，“啪”的一声没燃，又“啪”的一声还是没燃，再“啪啪啪”三声燃了。

韩小路屏住呼吸，举着悠着火苗的打火机向着一个方向轻轻走去……

这所老宅还得追溯到张献忠剿四川时，其部下的一个表兄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便跪求将这块宝地恩赐给他。张献忠亲临宝地一看，这宝地三面环山，正面向河，举目眺望，一马平川，尽收眼底。张献忠双手像大鹏展翅，昂首蓝天，“哈哈”大笑！部下一看心中明白，这宝地岂能求得？于是低头退下扫兴地快快而去。

不久，在这块宝地上矗立起一座金碧辉煌的别墅。不过这别墅的主人不是张献忠，而是当地的一个名叫奢求的小混混。

就是这个小混混将深藏在西山中避难的一千多个蜀人的命卖给了张献忠。自然，这宝地便是张献忠给奢求的奖赏。那别墅自然也是张献忠出钱修的，作为奖品给了这个小混混。

当然这是传说。

韩小路刚舒了一口气，转过身来一看，又惊讶不已！因为，她看见，刚才明明打开的客厅窗户又关上了！韩小路颤抖着举打火机的手，用打火机的火苗慢慢地把立在墙上的蜡烛点燃，屋子里顿时亮堂起来。

韩小路并非这老宅的主人。她是一个小镇大户人家的千金。所谓大户，不是说她家有多少多少人口，也不是说她家里有多少多少财富，而是说她父亲韩雨是这个小镇的镇长。其实，一个镇长也算不上什么大官，比起那些市长省长中央首长来说简直是再渺小不过了。

说她是大户人家的千金，重要的是指她爷爷的爷爷是清朝末年朝廷的命官，执掌成都府的大印，在四川那简直是呼风唤雨！

韩小路看着悠悠晃动的烛光，心里却在思忖刚才发生的奇事。刚才她进屋时，明明看见客厅的两扇大窗是开着的，要不然西山的风怎么会吹进来？可是在一刹那间怎么又关上了呢？这屋子里除了她自己并无他人呀！

她的恋人何支是这老宅的唯一主人。据何支给她讲，他的父母早已去世，何支本人从小就住在他姨妈家。按理此刻屋子里不会有其他人。要是没其他人那窗户又是谁关上的呢？

韩小路一时陷入迷惑，难道这老宅真如当地人说所？

她想起何支在北京给她老宅钥匙时和她说的一些话。

何支说：“那老宅虽然是祖上留下的产业，但我从来就没住过。我从母亲肚子里生下来就一直住在我姨妈家，是她家将我抚养长大，念了中学又上了大学。要不是后来落实政策时，小镇政府通知我去拿这老宅的钥匙，我压根儿不知道这老宅是我家的产业。”

韩小路问：“老宅既然名正言顺地归了你，那你为什么又不住在里面还住在你姨妈家呢？”

“原因有二，”何支说，“一是我早已把姨妈家当成是自己的家了，一切都习以为惯，我不想孤独地住入那老宅。二是据亲戚和当地人讲，这老宅自我爷爷死后，莫名其妙地在里面死了两个人。因此，老宅被定义为不祥之屋。西山老宅阴风森森，乱象横生，鬼怪出没的传说不胫而走。所以，当地人除了公家以外谁也不愿也不敢住进这老宅。你出于好奇去看一下可以，但千万不要晚上去，更不要在老宅过夜，有些东西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

韩小路是昨天从北京某大学以毕业前回乡实习写论文的名义回四川小镇的。今天上午，她就瞒着父母去了老宅一趟，见屋里除了一些旧家具和杂物以及书房的那一柜子书以外，几乎没一样值钱的东西。

老宅后院杂草丛生，屋内灰尘满目，蜘蛛网到处可见，一派荒芜之感，但在地上又能隐约可见不知是人还是动物的足迹。她没有过多地想，也没在屋子里久留，便记下了屋内家具的摆放位置，匆匆关好门窗离开了。

今天晚饭后，她对父亲韩雨说：“爸，我要到同学家去要，晚上可能不回来。”连哪个同学家也没说就风一样飘走了。

看着女儿的背影，母亲信香责怪丈夫韩雨说：“她才回来不到一天，话还没说上两句，你咋个让她走呢？”

韩雨说：“是我让她走的吗？是她自己要走的嘛，都怪你从小惯的，我行我素！”

“我惯的，你就没惯？你没惯咋个不阻拦就让她走？”

“你这人才怪哩，她说走的时候你不也在场吗，你咋屁也不放一个？”

韩小路像白天一样，先查看了一下屋子里的摆设，确认没搬动过后便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细听一下屋内外有什么动静。

夜深人静时刻，在这个离城镇数公里的孤独老宅，除了听见西山传来的松涛声和山里动物的怪叫声以外，就是远近处猫狗的呻吟。

在这样寂静得可怕的深夜，别说是才二十二岁、涉世未深的小女人韩小路，就是老到的男人，联想到老宅的恐怖传说，也有难以想象的恐惧。

幸好，韩小路是学法律的，对刑侦学也有所涉及，刑侦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怪事奇事险事也有一些心理准备，否则她一个年轻女人也不可能在深夜只身独闯老宅。

她从沙发上站起来向靠里的一间卧室走去。

那间卧室，正是十年前那起命案的现场。

据当年的案卷显示：一个叫袁三娃的小偷，听说无人居住的老宅内藏有黄金，于是在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日晚十一时左右，翻过院墙，打开客厅的窗户进到里屋。当他打开手电筒正准备进入里间卧室翻箱倒柜时，手电筒的光却射在两个死人的脸上。

死者为一男一女，脸色青紫，眼球突出，舌头长伸，样子十分可怕。小偷顿时被吓得屁滚尿流，旋即翻出窗外跨墙而逃。

韩小路带着剧烈的心跳，慢慢地走到那卧室门前，屏住呼吸轻轻地把门一推，霎时，她“啊”地发出一声惊叫！

出现在韩小路面前的是一个头发蓬乱，青面獠牙，眼眶凹陷，血口大张，红舌长伸的怪物。这怪物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动物不像动物，倒像是从千年棺槨里爬出来的骷髅或幽灵！

那怪物伸出长长的毛茸茸的手将韩小路的脖子卡住，狰狞的脸贴向韩小路的额头，喉咙里发出像是从幽深的山洞里传来的空旷而沙哑的呼啸声。

好在韩小路略有心理准备，她只吃了一惊但并未吓倒，她问那怪物道：“你是人还是鬼？”

怪物拖着沙哑的声音说：“我是人也是鬼，但现在是人是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谁，怎么进来的，来干什么？”

韩小路没立即说话，她在思索该怎么回答。

那怪物又说：“你要不老实说，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祭日。知道吗，这屋里死过多少人？”

韩小路问：“这么说，那些人都是你杀的？你又是谁？”

怪物说：“少跟我贫嘴，现在是我问你，快说！”他把卡脖子的手又一紧，韩小路顿觉喉咙提不上气来。

由于专业的需要，韩小路也学过擒拿格斗和射击，再说她在学校学形体时也跟老师学了几招武功。她现在尽力保持冷静，不与对方发生剧烈冲突，完全是为了她所肩负的重任。不到万不得已，她是不会轻易还手的。

她对他说：“我是在校大学生，来此地旅游，听说了老宅的神秘传说，进老宅完全是好奇。”

“是谁给你的钥匙？”

“翻窗进来的。”

那怪物一听，倏地勃然大怒！他“哇”的一声长嘶，吼道：“你敢骗我？一个女人竟有如此胆量！”

说着，他把她拖到客厅，用力撂倒在沙发上，双膝死劲跪压着她的双腿……

韩小路怎能屈服，她一边拼命挣扎，一边高呼救命。

她也明白，在这偏僻之所，喊救命只是一种徒劳，但出于人的求生本能，在此刻力大无比的男人对自己莫大侮辱和威胁面前，还是不断高呼：“救命，救命呀！”

这时，从窗外飞进一个蒙面人来，冲到沙发跟前，一把将那怪物从韩小路身上抓起来扔在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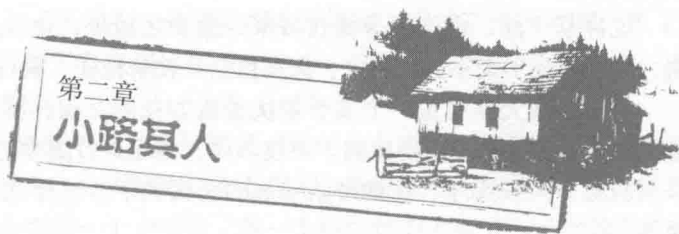
这突然的一袭，怪物猝不及防，但他即刻反应过来，身子在地上打了两个滚便腾空而起，与蒙面人激烈地打斗起来。两者打了十来个回合也不分胜负。

最后，怪物趁蒙面人稍一分心，便飞起一脚踢在蒙面人的下身要命之处。蒙面人“啊”的一声惨叫，倒退两步倒在地上，捂着下身就地打滚。

怪物乘胜追击，冲上去欲置蒙面人于死地，不料蒙面人瞬间翻身而起，伸手扯下怪物的面具，顿时现出了怪物的真面目。可惜还没等韩小路看清怪物的脸，怪物便迅即从蒙面人手里夺回面具仓皇而逃。

蒙面人和韩小路追到里间，又到处查看，根本不见那怪物的身影。蒙面人略一思忖，拽着韩小路回到客厅。

韩小路对这位佐罗式的大侠钦佩不已，她正要向这位救命英雄表示感谢时，蒙面人却猛地跃身翻窗离去。



其实，韩小路不是韩雨的亲生女儿，她是韩雨二十二年前在小镇通往西山的小路上捡到的。

那是一个夏天的傍晚，天空电闪雷鸣，暴风雨横扫小镇方圆几十里。韩雨从西山老宅打着雨伞往回走。暴风雨将他的雨伞吹打掉两次，第二次他在追踪那雨伞时，发现那雨伞滚到一块石头下不动了。他冒着风雨快步走到雨伞前，看见雨伞下面有个被床单包着的婴儿。

那婴儿的全身已被雨水淋透，满是水珠的脸呈现青紫色，张着嘴却哭不出声来。已而立之年膝下还无儿无女的韩雨，捡到一个婴儿别说有多高兴。他顾不了许多，一把抱起婴儿就往家里跑，边跑边感谢上天对他的恩赐。

但他没想到，回到家里，他和老婆信香手忙脚乱地护理婴儿时，发现这小家伙一不动弹二不吭声。

他俩吓坏了。

急中生智的韩雨用手背往婴儿嘴边一放，大声说：“老婆，孩子没死，没死！还有气，快送医院！”

于是，两口子一个抱孩子，一个打雨伞，急急忙忙把孩子送到小镇人民医院。经医生及时抢救，出生不到一天的女婴终于活了下来。

说来也奇怪，从此，韩小路一路长来一帆风顺，从没得过大病。在取名字的时候，韩雨依据韩家近代阳光雨露的排辈，再加上这可怜的孩子是在雨中的小路上捡到的，便择其字音舍去头上的雨取名叫韩小路。

要说韩小路长得怎样，那真是乖巧得让人喜爱，小学还没毕业，人们就断定：这个瓜子脸、白皮肤、大眼睛、高挑身材的小姑娘将来一定是个才貌双全的大美女！

果不其然，她十八岁那年参加高考，这个中学校花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被北京一所名牌大学录取。

在大学，韩小路的专业是法律，但她却对哲学和心理学情有独钟。她十分崇拜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尤其赞赏他开辟了社会心理学实验领域。在她看来，奥尔波特的社会心理学实验理论对当代年轻人如何发挥个人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也许基于此，也许因为她在韩家的独女之地位，也许还有暂时不为人知的秘密，使她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我行我素的独特性格。

韩小路在大学也是一个品学兼优美貌如花的女孩，参加过全国大学生专题辩论大赛并取得优秀主辩的成绩。不仅如此，她还是校团委副书记，校形体训练队长兼教练。大三那年，在她带队参加的全国大学生形体比赛中她被评为最佳美女教练。

韩小路的男朋友何支是她的校友，大她一届，现于北京一家旅游公司任职。他俩相识在她大二那年春天的未名湖畔。

一天傍晚，由于她与一个同学在对奥尔波特实验心理学理论在当今的中国有无实用价值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心里特郁闷，所以在饭后一个人去湖畔消遣。就在一盏路灯下，她见一青年坐在石凳上看书，那专注的神情使路过的人们无不看他两眼。

韩小路也不例外，但她发现这个人不就是常在图书馆见到的那个“书圣”吗？她还记得他俩在图书馆阅览室轻声地讨论过奥尔波特的理论。虽然就那一次，但他给她的印象特深。他不但思维敏捷、谈吐高雅，而且在一些问题上有着独特的见解。那些见解与她有很多相似之处。可见他读的书比她多，所以她在心里称他为“书圣”。

就那一次，她把他深深地埋藏在心里。尽管她还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他是学生还是老师，或许还只是个爱看书的社会青年。

“唉，是‘书圣’你呀？”韩小路上前声音不大也不小地问。

他抬起头一看，惊喜地说：“韩小路！怎么是你？不过你把我的名字叫错了。我叫何支，不叫舒胜。”

韩小路一笑，诧异地说：“你又是怎样知道我的名字的，我没告诉过你呀！”

他说：“全校大名鼎鼎的辩论专家，美女形体最佳教练，还用得着你费口舌自我介绍？广播有声，电视有影，谁不知道！怎么啦，看样子心里有事，一个人出来走走？”

韩小路说：“你真是神人。哎，看的啥子书哦，这么专注？”

他把书一亮，说：“喏，你喜欢的，奥尔波特的社会心理学。”

韩小路顿感脸上发热，心跳加速，她红着脸关切地说：“咋不在家看，这里光线多不好，会坏眼睛的。”

他也突感不自在起来，低头轻声说：“我没有家。”

就这样，他们在湖边一边散步一边交谈，走了三个来回，直到整个湖畔再无

游人。

通过交谈，她知道他叫何支，也是四川人，自小就住在成都附近的亲戚家，是亲戚将他抚养成人并送他上了大学，现在是该校哲学系大三学生。

何支说：“我不清楚我的身世，也不知我的母亲是谁。亲戚只告诉我，我的父母感情不和，长期分居，父亲常年在外漂泊根本不顾家。母亲在生我时难产死了。母亲的姐姐见我可怜才收留了我直到现在。”

“你父亲呢？”韩小路问。

“我的父亲叫何波，在我十七岁那年死了，死在一座庙里。父亲死的前一天夜里，姨妈带我到一座古庙里，在阴暗的灯光下看了一眼弥留之际的父亲。根本就没看清父亲的脸。当时，庙里的一个和尚给了我一个粉红色的木盒子，告诉我说父亲留给我的祖传珍贵遗物，要我必须妥善保存，并不得在我结婚进洞房前打开。那和尚还再三叮嘱我说，这是父亲的遗嘱必须严格遵守。”

何支最后说：“尽管父亲对于我很陌生，也没尽一个父亲的责任，我在心里很抱怨他，但自己毕竟是他的血脉，我还是严格遵守父亲的遗嘱，至今没有打开过那粉红色的木盒子，也不知道里面到底装的什么。”

就这样，书牵线，未名湖做证，韩小路和何支相恋了。

去年何支毕业后，找工作诸多不易不顺，还是韩小路在无意之中，通过她一个北京同学的父亲的关系才进了北京一个旅游公司工作。两人还商定，待韩小路毕业后他们就结婚。

何支还许诺她，要在她实习期间带她到美国一游，听听奥尔波特家乡的人们对奥尔波特社会心理学的评价，而且决定时间就在这个月。要不是她忽然接到紧急任务，此刻她已经与何支一起登上了去美国的航班。

韩小路不知道自己是被捡的。韩雨和信香也没告诉过她也不可能告诉她。在她的眼里和心里，韩雨和信香就是她的亲生父母。所以她十分敬爱他们，每次回来她都要从节约下来的生活费或奖学金里拿出千儿八百的给他们买点他们喜欢的东西。就说这次回来吧，她又从奖学金里抠出几百元给母亲信香买了一件适合中年妇女穿的真丝连衣裙，又给父亲韩雨买了一个外国产的电动剃须刀，乐得老两口嘴都合不拢。

自然，韩雨两口子也对韩小路视如己出。自打把她抱进家门起，就将她当亲生女儿来带，甚至比亲生女儿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是信香，她无时无刻不把韩小路的一切放在心上。女儿的吃穿，女儿的健康，女儿的安危，女儿的喜怒哀乐，女儿的一切的一切。

因此，只要韩小路一回来，父母便巴不得她时刻留在自己的身边，哪里也不要去，更不允许她在外面过夜。

韩小路不知道，父母之所以如此，除了对她的真爱外还有一点就是对她的担心。

他们担心自己不知哪一天，一旦韩小路知道他们不是她的亲生父母，或她的亲生父母找上门来，那将是何等不堪设想的场面？

这种担心，在女儿小的时候不觉得强烈，但随着女儿的长大，如今出落成如花似玉的大学生，且即将走向社会为韩家彰显门庭的时候，这种担心就越发强烈，有时就像一根绷紧的箭弦，一不小心那弦就断了或将待发的箭弹射出去，再也收不回来。

现在，韩小路躺在床上惊魂未定，对昨晚在老宅发生的那场惊险，她在母亲面前只字未提。

今天早晨她从老宅回来后，只看见母亲没看见父亲，她也没问便以在同学家耍得太晚太累为借口上床躺下了。可尽管很困她却怎么也睡不着。

她在床上翻来覆去，脑海里翻腾的全是昨晚老宅的事。那突然出现又忽然消失的青面獠牙的怪物；那紧急关头英雄救美又不图回报的蒙面人；还有那场双方都想置对方于死地的打斗，把她整个年轻而不经世事的心捣腾得一塌糊涂！她怎么能睡得着？

惊吓、迷惑和失眠，使丰盈漂亮的韩小路顿显憔悴。一夜之间，脸瘦了黄了，眼圈大了黑了，整个身子像散了架似的没一点力气，连说话也有气无力。

视女儿为掌上明珠心肝宝贝的信香见女儿如此憔悴，自然急得火烧火燎。她问这问那忙前忙后，最后端来一大碗放有猪油的醪糟荷包蛋，硬逼着韩小路吃下去。

嘿！你别说，那一碗荷包蛋下肚，韩小路顿时精神起来，脸色红润了，黑眼圈散了，笑脸也出来了，心情一好，也就想说话了。

“妈，老爸呢，怎么没见他？”

信香说：“谁知道哦！好像昨晚也没回来，哼，一定又是去……”话没说完，客厅的座机响了。

信香拿起话筒还没说上几句，便急忙对女儿说：“丫头，快，你爸住医院了！”

母女俩急急忙忙赶到小镇人民医院。认识信香的一个女医生说：“韩镇长住在外科病房，马上要做手术，正等你来签字呢！”

信香一听说老公要动手术，吓得全身发抖，拽着女儿韩小路的胳膊就急急忙忙走进韩雨的病房。

韩雨躺在病床上，脸色蜡黄，见母女俩进来便轻轻动了动身子。韩小路走到病床前抚摸着父亲的肩头，关切地问：“爸，你得的什么病，非要动手术不可吗？”

信香也说：“你平时好好的嘛，壮得像牛一样，怎么就突然要动手术呢？”

韩雨看着女儿，上下打量了一下，嘴唇蠕动着，好像要说什么又没说。

一位男医生走进病房，问：“谁是韩雨的家属？”

信香说：“我是他爱人。”

男医生说：“你跟我来。”

在医生办公室，男医生对信香说：“韩雨的下身受伤了，你们是不是打架了？那地方是随便可以踢的吗？看你这个老婆当的！”

信香听得云里雾里，正要做什么解释，男医生说：“快签字吧，手术马上就要

进行。”

信香边签字边问：“医生，手术有危险吗？”

男医生说：“任何手术都有风险，除非不做手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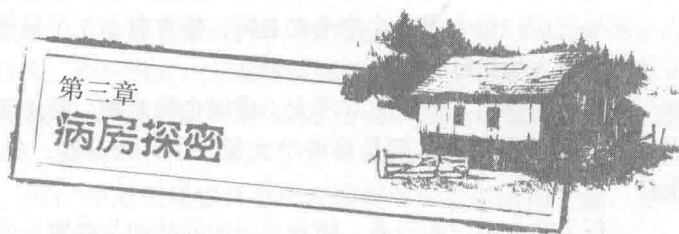
信香说：“那就不做手术吧。”

男医生说：“不做手术死得更快！”

“啊？”

见信香吓得大张着嘴，男医生笑着说：“放心，小手术，不会影响你们过夫妻生活的。”

信香的脸刷地红了。



韩镇长住院，惊动了小镇的大小干部和得到过镇长关心与照顾的街坊群众，人们纷纷提着大包小包的水果及各种营养品前来慰问。

由于韩雨手术的部位十分特殊，来的人除了送礼和说些安慰话外，凡涉及手术部位时，对其原因和结果都缄口不谈不问。尤其是女人，更不会有在男人的场合下谈那里的话题。所以，来看的人大多快来快走。

唯独副镇长李琼不一样。

这位三十多岁的女人，用一句风韵犹存、美貌不减来形容并不为过。自从韩雨住院手术后她就基本上没离开过韩雨的病床。有人时她端水送药，跑上跑下比韩雨的老婆信香还周到热情。但无人时她却换了一副面孔，一而再再而三地追问韩雨受伤部位的前因后果。

“你说呀，你那里是不是和其他女人乱搞时被女人的男人发现后打的？”她问。

“给你说过多少次了，是骑自行车不慎碰的嘛！”他答。

“我不信，除非让我看看。”她说。

“不行！”他说。

“嗯，我要看嘛！”她噙着声音，说着就要去掀他的被子。